

中国记者丛书

华山

战地通讯选

ZHANDI
TONGXUNXUAN

新华出版社

067162

1253
2422

华山战地通讯选

新华出版社



京电力大 00071204

藏书

华山战地通讯选

华山 著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940毫米 32开本 4.875印张 插页2张 73,000字

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450册

统一书号：7203·139 定价：0.95元

前 言

《中国记者丛书》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，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，奉献给新闻工作者、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。

新闻记者是政治家、社会活动家，站在时代前列的人。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，前进脚步的讴歌者，又是历史的纪录者、见证人。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，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，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。他写道：“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，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、司马迁，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。”“新闻记者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。把现实抓得那么牢，反映得那么新鲜，批判得那么迅速！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。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，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，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。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？有哪一位大作家能有新闻记

者的读者那么广泛？……”（见《文萃》杂志刊载的《新缪司九神礼赞》）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、司马迁，要把他们推为文坛“祭酒”，这虽然有些过誉，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，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。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，评价是公允的，当之无愧的。

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，熟悉他们的生活，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，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，这本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，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。选入丛书的人物中，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，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，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。时期不同，成长道路不同，活动方式不同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。这样，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、兼收并蓄的特色，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、前赴后继的局面。

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，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。在这本丛书中，有战地新闻通讯选、考察报告选、人物专访

选、农村散记选、经济新闻选、社会调查报告选、报刊杂文选、国际新闻通讯选、国际评论选、东北战场通讯选、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。记者经历不同，活动领域不同，新闻体裁不同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。这样，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、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，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。

再次是，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，正文之后有编后记、作品评介、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“我是怎样当记者的”、“战地采访日记”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。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、特点、概貌勾画出来了，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，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，提供了可靠的资料。

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，有一定的完整性、连续性，全书虽有几十册，但规格是统一的。每册不超过八万字，精选精编；装璜设计一律，力求美观大方。为了便于携带，全部采用窄32开本。这些做法是否有当，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，请读者指正。

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。



华山小传

华山，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生于广西南宁。一九三四年秋在家乡初中毕业后到上海，在福建会馆办的泉漳中学高中部念书。他和同学组织读书会，秘密阅读了马列主义书籍，如《共产党宣言》等。一九三五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，他参加了学生救亡运动，同时在学校组织领导救国会。一九三六年中秋节的第二天，华山以“图谋不轨，扰乱治安，破坏教学”等罪名被开除出校。从此他立志当一名红色宣传员，开始自学木刻，写散文、小说、诗歌和杂文，先后有不少作品在报刊上发表。

一九三八年二月，华山参加安吴堡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。同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五月进

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雕刻和木刻。他的木刻和文学作品常在报刊上发表，还曾举办过木刻作品展览会。后来，他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，前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。一九三九年五月，华山和鲁艺木刻工作团一起调到华北新华日报馆工作。为了使木刻作品更富于生活气息，华山以木刻记者的名义被派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。他在华北新华日报馆工作的五年中，创作了五十多帧木刻作品，写了六十多篇文章，反映了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。

一九四四年华山回到延安，先后在陇东民间文艺调查团和中央军委政治部工作了一年时间，写出《鸡毛信》、《窑洞阵地战》和《碉堡线上》等名篇。一九四五年任承德《冀热辽日报》特派记者。一九四六年冬，任新华社总社特派记者在东北前线采访，同时兼任《东北日报》特派记者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，辽沈战役期间，华山深入锦州前线采访，写出了有名的《英雄的十月》等战地通讯。同年冬天，辽沈大战结束后，华山又转入平津战役前线采访。一九四九年，从军事报道转到了工业建设的报道。

华山战地报道的最大特点是，善于从整个战局着眼，深入采集上下左右大量生动的第一手材料。从他的战地通讯中，读者既可看到战役的

全貌，又可看到敌我双方的势态和作战的具体过程，同时，还能看到铸造战争胜利的我方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。《英雄的十月》最能体现出这些特点。因此他的战地通讯，大都写得具体、形象、生动、内容充实，有着较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。

华山还曾三次到过朝鲜战场采访，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通讯。

一九五五年五月，华山随苏联专家小组到黄河大型工程三门峡工地采访，有反响的《童话的时代》、《神河断流》、《山中海路》等通讯就是这时写的。

一九五七年春天，华山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《文学报》工作。《文学报》决定不办后，华山前往三门峡工程局体验生活。一九六五年华山到河南省林县深入生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华山被列为“老弱病残”，下放农村。

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，华山到广西边防前线采写了《战士嘱托的报告》，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荣誉奖。一九八〇年后担任《人民日报》记者。

目 录

- 1 密洞阵地战
- 16 承德撤退
- 35 头顶露青天
- 44 松花江畔的南国情书
- 51 踏破辽河千里雪
- 59 解放四平街
- 75 英雄的十月
- 89 清川江畔
- 98 阵地春节散记
- 121 战士嘱托的报告
- 133 附录：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的基本功

窑洞阵地战

武乡是太行区丰饶的产粮区，鬼子常常出来抢粮拉牲口，真是“三天一小扫荡，半月一大扫荡”，闹得老百姓没法安生。一九四二年秋天，鬼子又调来三四千兵力，一股脑儿在武乡“驻剿”了半个多月，大小村庄全安上“钉子”，这里一百那里八十的，鬼子兵没日没夜地团团转着，这队刚走那队又来了，活象走马灯一样。

邻近的老百姓都担心地说：“这遭武乡家可活不成啦！”因为他们知道，半年前鬼子在武乡的年关“扫荡”，一家伙就杀死一千多人，抢走粮食两千石，而出动的鬼子还没有这次多呢！但是事情却完全两样。有很多村子，虽然给鬼子住上半个月，可是连一粒米也没有丢掉，人更不用说了。事后武乡家都很得意地说：“挑残（摧残）越凶，咱仇气越大，办法也越多！”而“窑

洞阵地战”这个新的群众创造，正是武乡人民战胜敌人“驻扎清剿”的斗争办法。

“野窑不顶事”

前些年，鬼子“扫荡”时，老百姓就逃到“野窑”里去躲。武乡这地方，到处都是些高原黄土层的断绝地，所谓千沟万壑。圪梁（山梁）上看时倒也还开阔平展，可是河沟底下却东弯西折，到处都是“迷沟子”。从前老百姓躲避官府和强盗的“野窑”，大半是挖在“迷沟子”里。

武乡曾经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：抢粮的敌人在圪梁上，发现河沟底有一只牛。两个鬼子跑下去找了半天，没找着。回到圪梁上一看，牛还在老地方。鬼子第二次下去拉牛，没有找到。再回到山上，那只牛还是一动没动。于是六个鬼子分成三路，分头下去寻找，由山上的鬼子吆呼着方向，这么的东找西找，一直闹到太阳落山，还是没办法走到牛跟前，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。

类似这河沟的怪地形是很多的。所以老百姓一向认为“野窑”保险：鬼子找不到。只消把一家子老幼藏到“迷沟子”去受罪三两天，躲过鬼子的眼睛，就没事了。

村子里找不到人，敌人全变成些亮眼的瞎子。没有老百姓引路，别说藏粮的暗窑地窑没法找，就是出门走步路，也常常岔到“迷沟子”

里，半天转不出来。于是，从一九四〇年起，“扫荡”的敌人到处玩起血腥把戏，想把老百姓骗回村子；把大队兵力分成很多小股，专门到山沟里搜索民众，碰到十个杀十个，碰到三五十就杀三五十，连怀里抱着的小娃儿也不放过。来不及离开村子的，反而平安无事。鬼子还故意拍着他们的肩膀说：“村里的都是良民，良心大大的好，山沟里都是‘共匪’，良心大大的坏！坏人‘撕拉撕拉’的，好人皇军保护的！”

自然，搜山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。民兵的冷枪保不住会从哪里打来，鬼子躺倒了还不知是怎样死的。所以暗藏在各村的特务汉奸，到处怂恿老百姓，不让民兵打枪：“可不敢打。旁人日本家就是八路死对头，一打枪倒把日本引过来啦！”而敌人呢，也装着只打八路的样子，哪里有民兵打枪，就拼命往那里搜索，哪怕三两百人在一条沟里搜上三两天。

“野窑”的确不好找。但是它有一个大毛病：断崖绝路跑不了。残暴的敌人，一旦发现“野窑”，就把成村的民众堵在里面，活活用火烧死。又到处扬言：“这是因为民兵打枪的缘故。”

这时候，很多老百姓也糊里糊涂，跟着特务汉奸们大骂民兵：“都是你们这些引火柴，把鬼子引到咱头上来啦！”老婆哭着不让丈夫打游击，父亲把儿子的步枪埋到野地里。弄得年轻小伙子

们，一个个垂头丧气，闹着不干了。他们说：“打个鸟，咱卖命保家乡，连爷娘婆姨都反对，还有啥干头！”

没有民兵积极活动，特务汉奸就威风起来，公然纠合“二土匪”偷东西，给“扫荡”的敌人引路。百几十年来没有给州官和盗匪发现的“野窑”和粮食窑，现在却给鬼子挖开了。甚至光绪年间打下的秘密“套窑”，也给掏个精光。老百姓愁着眉眼说：“野窑”不顶事啦！离开家门，不给打死也得饿死。横直一个死，还是死在家里好！”

鬼子的阴谋成功了。老百姓不愿离开村子，粮食堆在家中。于是，一九四二年二月间，武乡遇到了空前的二洗，鬼子在那里杀害了一千多个被欺骗的民众！

“不打活不成！”

但是，即使在最痛心的二月“扫荡”中，也不是每个村子都上了鬼子当的。×××村的老百姓没有听信特务汉奸们的谣言，他们跟着民兵指挥部躲到山沟里。鬼子往沟里搜索了三次，每次都碰上民兵的冷枪。——待要不理吧，子弹老在后脑门上响着，待要回过头去追吧，民兵却撒开两腿溜掉了。你追得慢，他慢慢跑，你追得紧，他跑得快。你待要丢下不追，民兵却索性坐下不

动了。搞得鬼子们眼睛冒出火来，一股劲扑上山头去：

比赛翻圪梁，民兵才不怕呢。他们故意把敌人引到自己这边来，离开老百姓远远的。

这事情告诉武乡民众一个真理：“敌人总是敌人，不打活不成！”但是，怎样打法呢？

民兵丢不下家庭，是没法安心打仗的。如果老百姓不愿离开村子，生命财产还能有什么保障？没有民兵打游击，老百姓更加不会把粮食藏到野地去了，而粮食正是老百姓的命根子。如果一家的食用全部放在村里，谁又能放心躲到山沟里去？——于是，中心问题给找出来了。当地的共产党在总结这次经验教训的时候说道：“转移群众，武装民兵，埋藏粮食资财，是展开腹地群众游击战争的三个基本环节，而转移群众则是中心的一环。”

一九四二年秋天在武乡所出现的“保险窖”正是当地的党和群众所共同创造的安全转移群众的地方。

“保 险 窖”

新挖的窑洞，是按照下面三个条件设计的：第一，“找不到”（象秘密野窑那样不易找）；第二，“进不去”（万一给发现以后，也可以和敌人斗争，守住窑口）。第三，“闷不死”（有

气孔，有两个以上的出口，不怕敌人堵死窑口）。老百姓把它们叫作“保险窑”或者“四眼窑”。

我曾经参观过一个“保险窑”。洞口就在路边。以前在那里来回走过几趟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直到我爬上一道不很高的土坎，才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黑洞，洞口那样小，只能和蛇一样往里爬行。几乎有三丈深的一段路，我一直不能把脚稍为弯过来，略略一抬头，马上就碰着土壁。里面黑的什么也看不见。只感到已经爬过两个深坑。引路的老百姓说：第一个坑可以堆满荆棘，把路堵住。第二个坑可以用石板装成陷阱，谁个踩到石板上，立刻会跌到坑里，同时，另外一块石板，也从上面朝他脑袋打下来。再往里走，洞壁两侧开着两孔小窑。负责保卫窑洞的人，就拿着火柱、菜刀、斧头等埋伏在那里，等敌人的头刚刚探到跟前，突然把他打死。——老百姓把这三道障碍，叫做“三关”。

过了“三关”，还有“三弯”。我又得象蛇一样爬着。有时脑袋简直往下冲着，不一会又感到头朝上了。这样来回折了三趟，身子突然自由起来，也开始看见了亮光。我到了另一个天地。一条狭长的过道，比头还高出些许。过道两侧，排列着整整齐齐的窑洞，有粮食窑，有厕所窑，自然也有人住的大窑。光线从通到外面断崖上的气孔，透射到人住的窑洞里。

过道的尽头，有楼梯一样的一道土阶，通到另一层同样的窑洞。原来这叫做“楼上楼”，“天外天”，一层又一层的。他们简直是把整个村子，搬到地下去了，三几百个人也容得下。

我从另一端爬过“三弯”，再爬过“三关”。整整爬了二十分钟，才重新看到刺眼的阳光。不想已经到了另一条山沟里。如果想绕回刚才的进口，最少还得走上四五里的河沟和山路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个“保险窑”都是这样打法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武乡的民众，从老头子到小娃娃，以至小脚的老太婆和年轻媳妇，他们虽然不能象民兵一样翻圪梁打游击，却找到一个和敌人斗争的堡垒了。

“窑洞阵地战”

当然，窑洞终究是死的东西。如果洞里的人没有决心斗争，“保险窑”还是一样不保险。

一九四二年的秋季反“扫荡”，恰恰考验了两种不同心理的人。

××村给鬼子占领了。三天中，民兵到那里袭击了三次。鬼子分明看见几个拿着武器的老百姓，冲到村边，但是刚刚追赶到一块凹地附近，却连一个影子也看不见了。

那是一块很奇怪凹地，不知在什么年代，给大水冲陷了一道很深的夹缝，走下去一看，底下黑洞洞的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是洞口放着一只酸菜